



東方岩彩
创作工坊

冯
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冯斌简历

冯斌，男，1962年生于成都。

1981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1985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主任、美术馆馆长。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在国内外举办多次个展，作品参加国内外联展，近期参加的主要展览有：“重新启动：第三届成都双年展”、“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展1985—2007”、“第三届贵阳艺术双年展”、“第五届深圳水墨国际双年展”、“来自重庆的当代绘画”、“重庆辣椒——2006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作品展”。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亚美尼亚国家美术馆、亚美尼亚文化基金会、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学院、英国大英博物馆、加拿大迈克当·斯图尔特艺术中心、台湾山美术馆、成都现代艺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收藏。

作为活跃在全国、力主中国画更新的艺术家的冯斌撰写和出版有20余万字的专著和文章。曾两度受邀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讲座。组织、策划连续三届的“成都双年展”，以及“重庆辣椒”等颇有影响的大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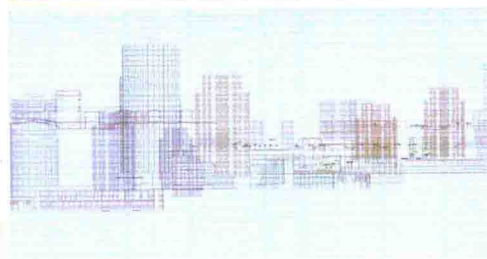


舞之十六
作者：冯斌
材料：丙烯 锦绸
尺寸：140 × 180cm
年代：2007

“都市”要有怎样的“水墨”

我们向往山川，山川已堆砌了无数的水泥森林，改变了本来的地理地貌，失去了我们曾经陶然的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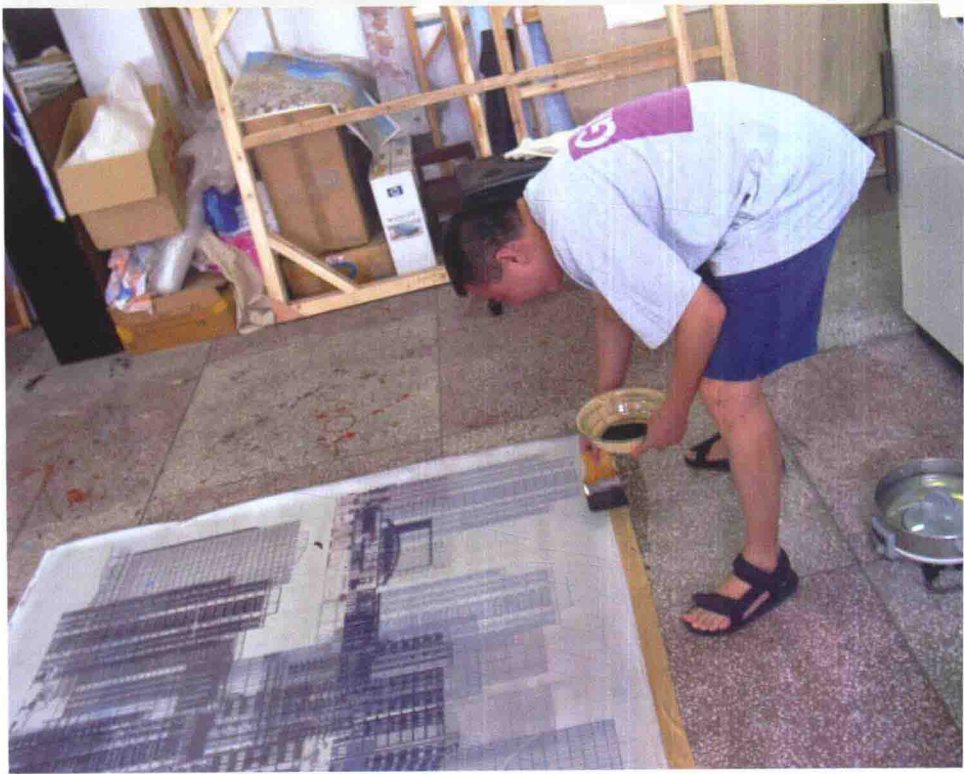
我们向往蓝天，蓝天已不再清澈透明，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尘灰，失去了我们曾经遐想的天堂。——这是我对“都市”所象征的中国当下现代化意识，也是对“水墨”所象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批判，又是我作品的背景。



“都市”和“水墨”，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就这样生搬硬套在一起，也是一个悖论。

“都市”是现代化的产物，而“水墨”却更特指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形态，如此矛盾尴尬的结合，的确又正是中国当下现实方方面面充满欲望与生机、失落与兴奋相混杂的真实缩影。

先就以“都市”来说说我对中国当下“现代化”意识的批判——这是由自己身边的故事触发的。我所生活的黄桷坪，是重庆市郊的一个地方。在我住处的窗前，就可远眺长江对岸的山坡。前几年那里还是很自然的状态，山间有零星的农家农田。山城多雾时节，湿润的烟云笼罩，很有点恍若隔世的古朴幽意。不经意的几年间，无数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直逼眼前，除了“欣欣向荣”的物理反应外，不得不惊诧于人，以及人的需求的膨胀，是多么快速地吞噬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又是多么快速地消灭着我们集体潜意识中人与自然共生的诗情画意。



这就是“都市”给我最直接的外在感受。还有的感受来自更生活化的场景：也是在我所生活的黄桷坪，好几个单位和单位的宿舍区散布于此，人来人往，不过是上班打工挣工资，争权夺利搞“政治”，尔虞我诈做生意，养家糊口，生老病死……最近的几年，好多农民兄弟姐妹蜂拥而至，艰难而又执着地扎根于此，男的穿着西装拿着棒棒在街上吹牛打牌守业务，女的在街上摆摊设点擦皮鞋，更造就了黄桷坪街道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映衬这一切的，是附近火力发电厂的两个高大烟囱，和烟囱排放的滚滚浓烟。这于我的感受，有如工业化支撑下的现代化概念的发动机，不仅污染了周边的环境，败坏了我们的身体，还每时每刻都在催促着行色匆匆的我们，无可逃遁地循环于这现代化都市的大场，而匆忙一生的我们，终如随风化去的浓烟一样地归为乌有。于是，烟囱和浓烟成了我心目中现代化人造风景的象征，也成了我对“都市”表述的象征。

从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来说，在持续多年的这一轮中华大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开发浪潮中，刚摆脱凭票吃肉十多年的国人，却已经膨胀得气吞山河，纷纷立下了“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豪言壮语。除了修造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广场大道，对“都市”我们还可以怎样想、怎样做？山多路少人拥车挤的重庆，于是慨然立项在市区主要路段修建高架轻轨铁路。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因为重庆又多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的新标志。房地产商也牛气地宣称其推销楼盘的近在轻轨站旁，轻轨一线的人家也多了近水楼台的骄傲。而经过漫长的施工，人们是否开始考虑这到底是现代化的骄傲还是现代化的折磨？对就近而居的人们而言，可能除了交通的便捷就是每时每刻不休无止的轰鸣。对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也对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如何消受“都市”，更是一个关乎中国有一个怎样“现代化”的愿景。





再以“水墨”来说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批判——这更是自己切肤的经验之谈。记不起样板戏火红时期的哪一部戏中，有一反角的一段台词，道白起来抑扬顿挫，儿时觉得很好玩，所以一直记忆犹新：“现在，天上有飞机，地下有火车，可我们的贤人们，却还在花前月下，观花赏月，那我们不如他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似乎不幸成了以“水墨”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的现代谶语。一语成谶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合力作用。一方面是以“都市”为象征的现代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泯灭了传统文化形态存在的基础，不但粉碎了我们的诗情画意，还彻底改变了文化参照物象的自然世界。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的基因链条已断裂难复；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形态自身不能在新的文明模式里继续生存和生长，也就是说，我们的那种诗情画意和皴擦点染在以“都市”为象征的现代化环境中失效了。面对以“都市”为象征的现代化语境，“水墨”这样的传统文化陷入了无所作为，不知所以的失语状态。

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化的“都市”概念几乎消解了以“水墨”为象征的传统文化形态的所有内涵和外延。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要强调“天人合一”、山林野趣、田园牧歌，风花雪月？为什么我们还要一波三折，力透纸背？如果我们还认为以不变应万变就可以担当起保守传统之责，那几乎就是新世纪的“义和团”。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去建筑一个新文化意识和形态的支架来对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也有丧失了自信心的悲哀。所以，如何有效地转换，更新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才是我们当下思考和行为的要义，也蕴涵着我们新生和强大的可能。

“都市”“水墨”的对立和矛盾，成为本届深圳双年展给出的一个很好的主题，由此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也成为我兴奋和加入的原因。

2002年6月—10月

稿于重庆黄桷坪为“第三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提交的论文，发表于《第三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文集》P97-P99

从2006年开始，冯斌将其绘画的题材转换到都市生活，把在如眩如幻光影中起舞的人影，用写意用笔的笔意和水墨淋漓的方式表现出来。只是没有用墨，而是用丙烯的颜色。这也是其主张的把传统资源进行当代性转换的具体实践，也是其创作在当代艺术概念上展开的认知定位。

创作动机：

在2007年“第三届贵阳艺术双年展”画册中，冯斌这样写下了对自己作品的诠释：“在炫幻的色影中起舞，如依如偎，如漂如泊，如梦如醒，寄托得了我们都市生存的迷失与孤单？”

绘制作品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依然简单：

1. 锦绸（为了保持水墨淋漓和如生宣纸一样渲浸的效果）
2. 毛笔和排笔
3. 丙烯颜料
4. 多出来的工具是电脑和投影仪



为了收集在流光溢彩光影中跳舞的影像，专门去歌舞厅包了一个场，邀约了好多同学，分别跳舞和拍摄照片。



舞之五

作者：冯斌

材料：丙烯 锦绸

尺寸：70 × 80cm

年代：2007



舞之八

作者：冯斌

材料：丙烯 锦绸

尺寸：70 × 80cm

年代：2007

为了积累经验把握不同锦绸和颜料的效果，通常都要在画大作品前，画一幅小尺寸的作品，同时也在小画中实验了多种多样的画法和处理方式。

为准备参加“第三届成都双年展”的作品，大半年时间在小幅作品上反复实验。小画本身也成为很完善的作品。



画大幅的作品，是用电脑和投影仪把挑选出的影像投放在画布上，或参照着投放的影像而画。
多次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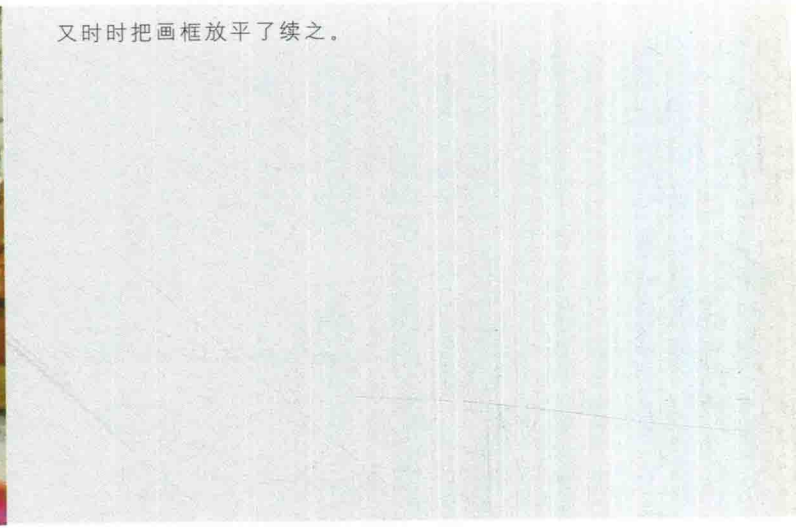




为了在作画过程中不被“形似”所拘所碍，都是用电脑和投影仪把挑选出的影像投放在画布上，调和着颜色就直接在投影的影像上“拷贝”加“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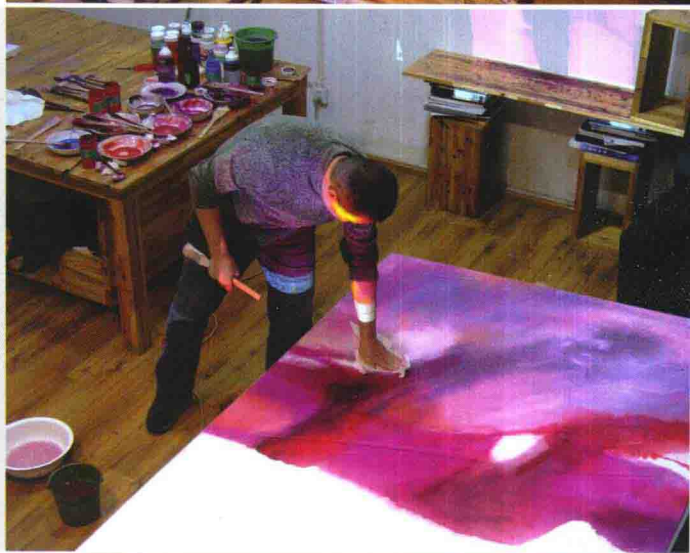


又时时把画框放平了续之。



也时时要对照着投放的影像而画。在没有过多的顾虑“形似”的前提下，更多地注意表现的笔意，以及笔和色同时完成的效果。

在第一遍干后，都要多次地反复画。因为在丙烯画过之后，其胶性已经把画过之处的锦绸凝聚成“熟布”了，再画上去有如工笔积染之妙。同时，为了保持淋漓渲染的效果，有时再画时，要先把画布全打湿，待八、九成干后再行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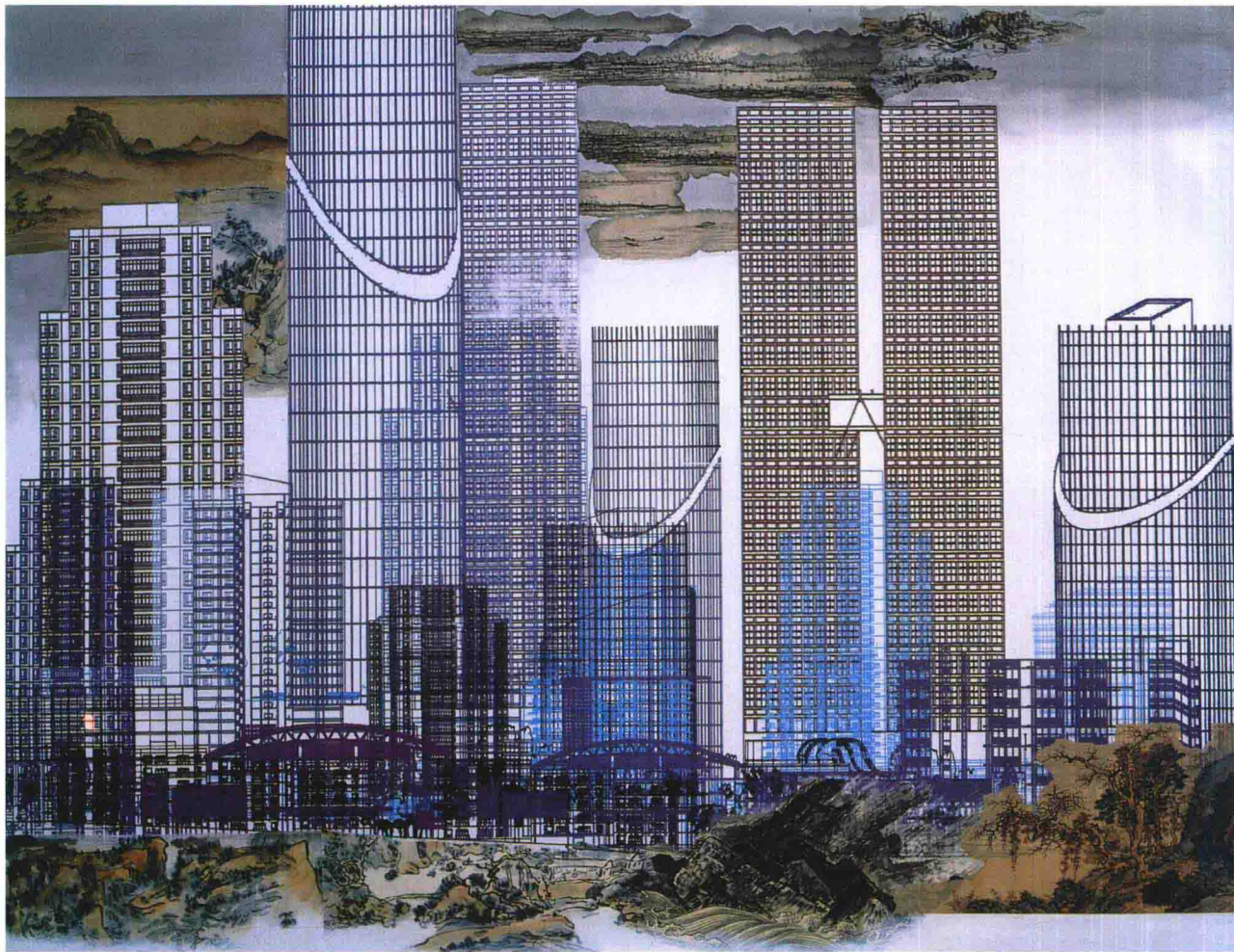


作画中的颜料和工具。



作品参加“重新启动：第三
届成都双年展”。





膨胀的城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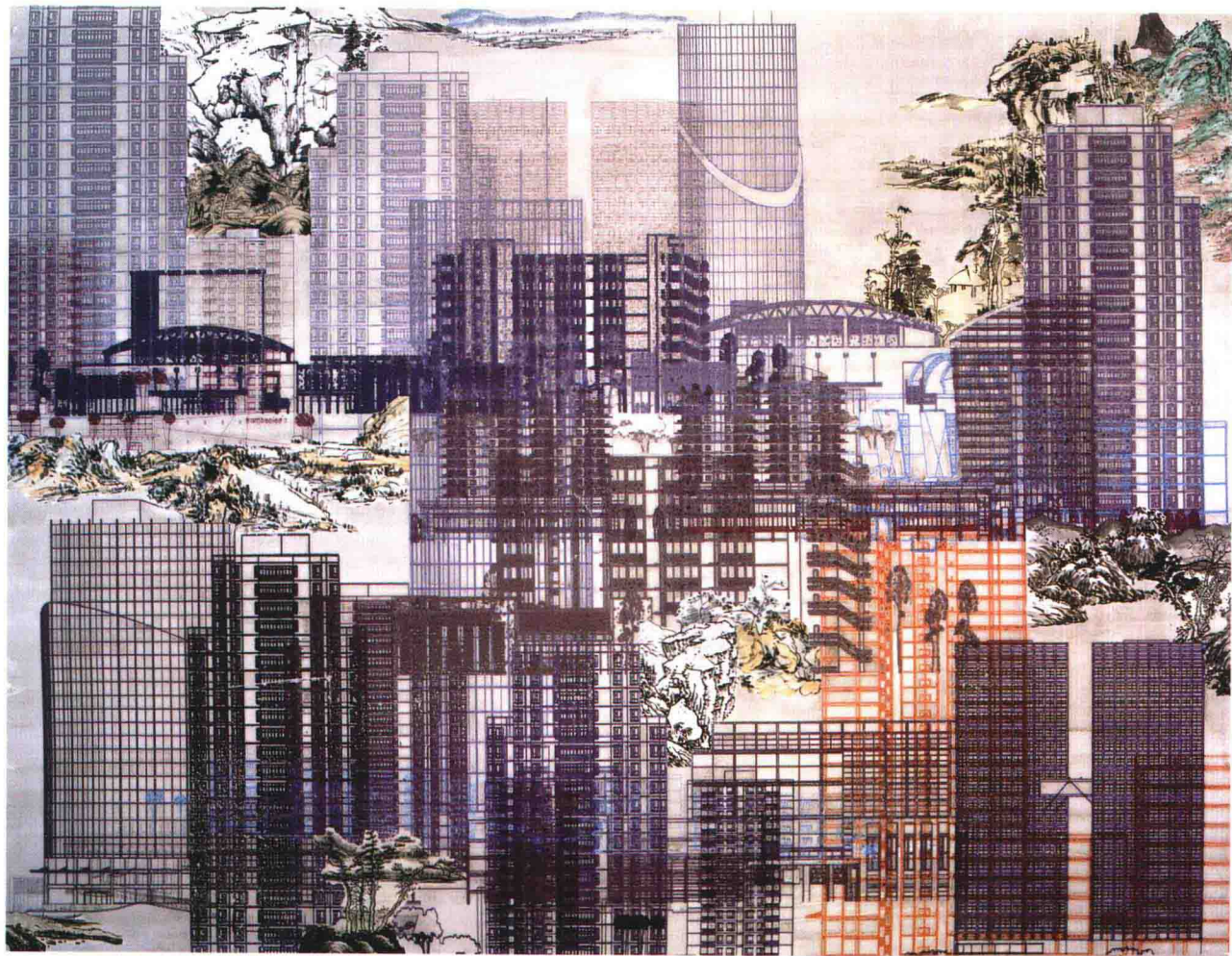
作者：冯斌

材料：综合材料

尺寸：140 × 180cm

年代：2003

收藏：成都现代艺术馆



膨胀的城市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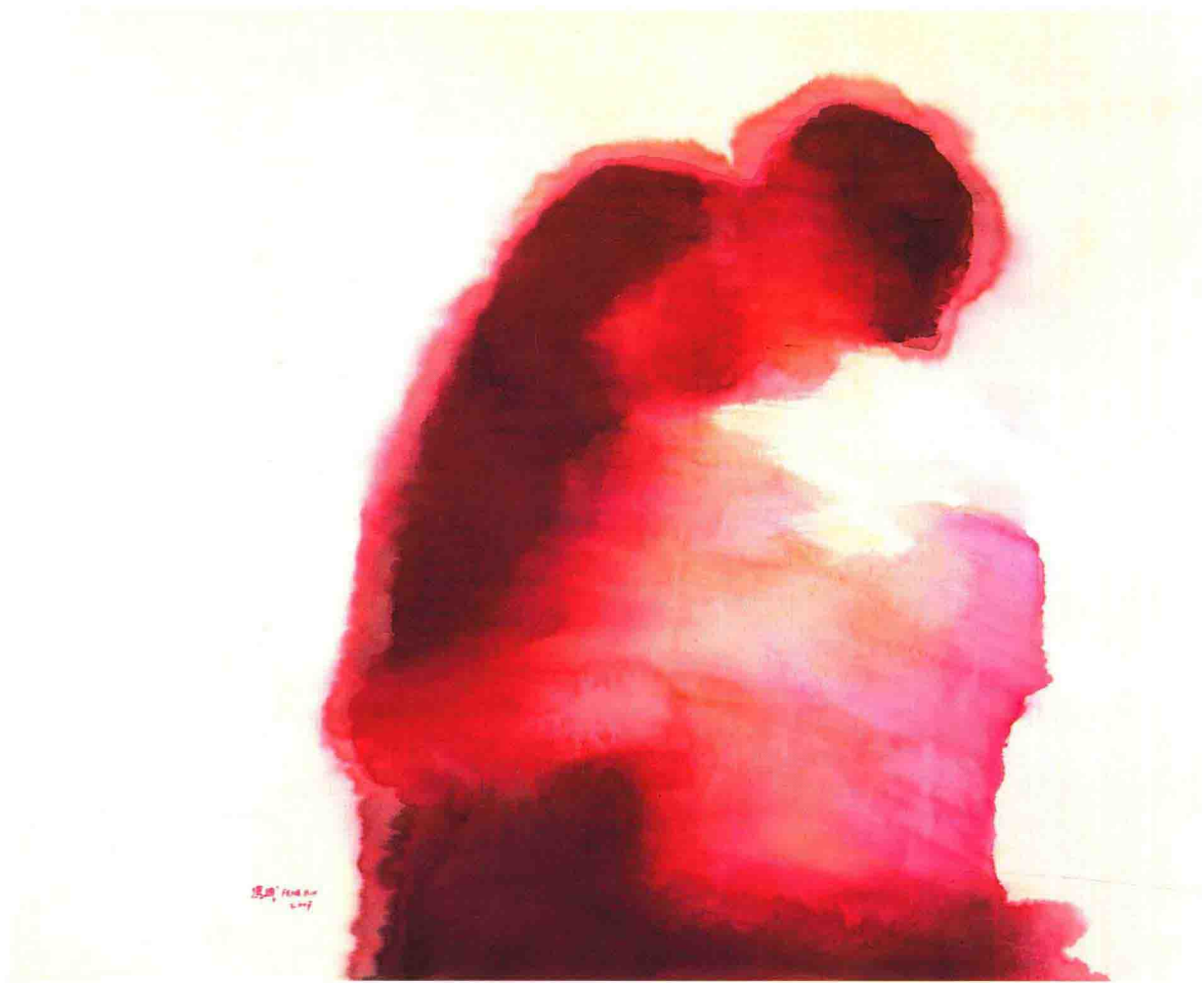
作者：冯斌

材料：综合材料

尺寸：140 × 180cm

年代：2003

收藏：成都现代艺术馆



舞之九

作者：冯懿

材料：丙烯 锦绸

尺寸：140 × 180cm

年代：2007



舞之十

作者：冯斌

材料：丙烯 锦绸

尺寸：140 × 180cm

年代：2007